

【西班牙】费南德·克劳丁著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
共产党情报局

第二卷：斯大林主义的顶峰



[西班牙]费南德·克劳丁著

方光明 商亚南 等 译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
共产党情报局

第二卷：斯大林主义的顶峰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福州

FERNANDO CLAUD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FROM COMINTERN TO COMINFORM
PART TWO
THE CRISI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内部发行)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第二卷：斯大林主义的顶峰

〔西班牙〕费南德·克劳丁 著

方光明 商亚南 等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2.625印张 2插页 303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2173·24

定价：1.37元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目 录

第二卷：斯大林主义的顶峰

第五章 革命和势力范围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2)
受挫折的革命 (法国)	(10)
受挫折的革命 (意大利)	(37)
未经许可的革命：对法国和意大利机会主义的	
批评	(63)
从“大同盟”到“两个阵营”	(80)
问题与猜测	(126)
注释	(146)

第六章 共产党情报局

卫星国的革命	(170)
共产党情报局和新战术	(179)
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退却	(187)
注释	(193)

第七章 南斯拉夫的“叛逆”

卫星国官僚警察专政的建立	(197)
离经叛道的革命	(203)
审讯	(232)

西欧共产党的反铁托主义运动.....	(254)
--------------------	-------

注释.....	(268)
---------	-------

第八章 东方的崛起

中国革命和“大同盟”	(282)
------------------	-------

革命战争，还是“民族团结”	(288)
---------------------	-------

中国的“铁托主义”妖魔.....	(293)
------------------	-------

中苏同盟.....	(298)
-----------	-------

注释.....	(305)
---------	-------

第九章 新的世界平衡

“和平战士”	(311)
--------------	-------

“冷战”中的僵持.....	(321)
---------------	-------

对共产党情报局时期的评价.....	(325)
-------------------	-------

注释.....	(333)
---------	-------

结束语.....	(338)
----------	-------

注释.....	(385)
---------	-------

后记.....	(388)
---------	-------

第五章 革命和势力范围

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中国捞取一些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国的解放运动吗？值得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是更好吗？……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吗？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

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政策，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是把我们国家看作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作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斯大林，1925年

* 此段文字系根据本书英文版译出，与《斯大林选集》中文版上卷第262—263页的话略有不同，希读者参阅。——译者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从共产国际解散到共产党情报局（ИНформбюро）^{（1）}的创建这四年是共产主义运动惊人发展的时期，在欧洲和亚洲这个主要战区尤其如此。1945年底，经过大动荡的世界，在苏联边界之外，拥有一千四百万有组织的共产党员，而大战前夕最多只有一百万或者更少。德苏条约期间^{（2）}，尽管无法提出一个数字，但是失败是惨重的，特别是在欧洲。而在这次大发展中，某些党显得很突出，只有美国是最显著的例外。除了苏联党（和近年来的越南、古巴党）外，中国党，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诸党，法国和意大利党，都将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从1937年的四万增加到1945年的一百二十万，并加强了其在伟大的亚洲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到1947年底，她已拥有二百七十万党员。同年夏季在斯大林决定成立共产党情报局前不久，解放军转为向国民党发起进攻，内战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革命已经胜利在望了。^{（3）}

大战爆发时，除捷克斯洛伐克党外，所有其他未来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党都是秘密活动的，而且有好几年过的是动荡不定的生活。它们有组织的力量减少到几千人。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它们的政治影响很微弱。波兰党在三十年代后期的斯大林主义的清洗和镇压中几乎被破坏殆尽；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党也遭到同样的清洗，虽然程度稍轻一些。1947年，这些党总共拥有党员七百万，并且有的已经掌握了政权，有的正在夺取政权。

法国和意大利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两个资格较老的

党。意大利党党员从1943年的五千猛增到1946年的二百万。法国党按比例来说发展得较为缓慢，党员数从战争爆发时的三十万（德苏条约期间只保存了很少一部分）增加到1946年的近一百万。这两个党都取得了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同时在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又都参加了1947年解放后成立的政府。

其他共产党组织上的壮大更重要，政治上的影响都大大低于上述几个党，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党组织上的壮大及政治上的影响都是值得注意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带的七个欧洲小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奥地利和芬兰）中，积极的共产党员的总数从战争爆发时的不足十万名上升到1946—1947年的六十万名左右。甚至在1939年时只有一万八千名党员的小小的英国共产党，到了1944年，党员人数也达到了五万名⁽⁴⁾。奥地利、芬兰、比利时、丹麦和挪威的共产党，战后都立即参加了政府。

战争期间，希腊共产党（1935年一万七千五百名党员，1945年七万二千五百名党员）成了民族解放阵线 and 人民军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只是由于英国远征军1944年12月在紧急关头的干涉（同年10月签订的斯大林邱吉尔秘密协议包括这一项），⁽⁵⁾才使希腊革命遭到了失败。1946年希腊共产党组织了武装斗争，这一斗争于1947年底达到了高潮，当时正值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在地中海的另一端，西班牙共产党在法西斯恐怖下正在重建自己的组织，并支持广泛的游击运动。

在亚洲，印度共产党从1943年的一万六千名党员增加到1948年的九万名。战前处于地下的、受严酷迫害的，并且最多只有一千名党员的日本党，1946年底赢得了二百万张选票和五个席位，1949年则赢得了三百万张选票和三十五个席位（不知道它的党员人数）。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出现了同样的现象：从无到

有地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或共产党。越南共产党奋起英勇斗争。在一些中东国家（伊朗和叙利亚），共产主义势力在较小的范围内也有所增长。1946年伊朗共产党曾一度参加了政府。

1939年拉丁美洲各党组织合计起来有九万名党员，到1947年他们已有近五十万名党员了。突出的是巴西、智利和古巴共产党，1945年至1947年巴西大约拥有党员二十万名、智利六万名、古巴四万名。智利和古巴共产党曾一度参加政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对巴西党寄予很大的希望。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巴西将成为美洲的俄国。”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战后最初几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发展中，美国是一个重要的例外。这个世界资本主义超级强国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依然是不可渗透的，而那小小的共产党在1944年只不过突然发展了一阵子，总书记厄尔·白劳德〔注1〕就决定把它改成态度模棱两可的“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准备“进行合作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在战后阶段能有效地起作用”〔6〕。然而，即使在美国，尽管共产党内部发生了这种危机，在劳工运动中还是出现了轻微的左倾。虽然美国劳工联合会拒绝参与建立世界工会联合会，但是另一个美国无产阶级的庞大工会组织——产业工人联合会却与苏联和由其他国家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会组织一起参加了世界工会联合会。

国家一级的工会团结广泛地恢复了起来。随着1945年2月世界工联的创立，世界范围的工会团结自十月革命以来第一次得到实现。劳工运动激进化的另一标志是社会民主党内部左翼力量的增长，并出现了赞成与共产主义者采取共同行动的倾向。

〔注1〕厄尔·白劳德（1891—1973）：1930年至1944年任美共总书记，德黑兰会议以后，他抛出鼓吹投降主义路线的《德黑兰》一书，反对革命，并主持解散了美共。1946年2月被开除出党。——译者

处在世界劳工运动力量和共产党发展的中心的是苏联，这个在十月革命中诞生的国家和社会，现在威望更高了。苏维埃制度驳斥了托洛茨基的悲观主义论断，经受了伟大的考验之后变得更强大，世界舆论也承认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击败希特勒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苏联的军事胜利在各大洲工人和人民中所起的影响可以跟当年十月革命所引起的反响相比拟。但是有一点区别。苏联现在不止是以社会主义革命样板的化身而出现。对那些远离共产主义的广大地区来说，苏联就是所有进步事业、民族独立和国际和平事业的最高维护者。许多共产党随着苏联威望的恢复与增强而得益，再加上他们在与纳粹占领军的斗争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他们在这一时期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共产党人和劳工运动中最激进的组织对全世界革命的前景充满了欢快的乐观主义。苏维埃武装力量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示威，使他们对社会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了无限的信心。这个斗争，不论是在那些采取武装斗争形式的国家（中国、希腊），还是在那些在红军保护下发展的国家（东欧各国），抑或是那些似乎正在摸索一条新道路，即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机器来夺取政府的国家（法国和意大利），都将取得最后胜利。共产党人深信，任何革命行动，不论是武装的或是和平的，都会得到这个社会主义的“坚不可摧的堡垒”的坚决支持。虽然英美干涉希腊起义没有受到惩罚不是个好兆头，不过，这个不和谐的调子不足以影响全局。谁都知道南斯拉夫正在帮助希腊共产党人，而且谁能怀疑南斯拉夫的背后是强大的苏维埃大国在活动呢？难道这不就是国际反动派大声嘲弄的内容吗？

总之，世界革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中遭受挫折后，现在又似乎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继续前进了。确实，在当时，世界革命在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包括小小的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地区和东德）面前又一次停滞不前了。它的道路又一次与马克思所描绘的不相似。但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惊人发展，各社会民主党和劳工运动中正在发展的左翼倾向，势不可挡的英国工党的胜利，这一切不都是社会主义不久将闯进资本主义摇篮的信号吗？当范登堡听到邱吉尔在选举中败北时，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想整个世界正在向左迈进。”^{〔7〕}

这些年来，共产主义取得的实际上的或表面上的成功，自然有助于使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党的领导者们所散布的关于在斯大林领导下，共产主义发展的辩解性的描述显得似乎有理。托洛茨基的批判似乎是站不住脚了。面对苏联共产党人和人民在战争期间所显示出的生命力、英雄主义和战斗素质，谁能相信苏联的制度是一种蜕化的官僚制度呢？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战略上的含义，苏联共产党的世界领导作用，它是为任何一个共产党发挥战斗力提供最佳条件的坚强组织，所有这些以及在共产国际时期所坚持的其他论点，难道还没有被“历史的裁判”所充分证明吗？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倒台，莫斯科的考验，斯大林主义镇压的所有例子，德苏条约，革命运动对国家最高利益的自觉的从属关系，为了“大同盟”的安全对国际所进行的大屠杀，难道所有这些不是被斯大林的天才巧妙地解释为是“历史需要”而提出的不可抗拒的要求吗？贯穿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大国主义，已完全被苏联军队的胜利对于解放所起的作用掩盖起来了。

这种对斯大林的论点和决定所作的经验主义的“证明”，对那些在共产国际基层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新生力量的大军具有巨大的影响。对老党员来说，它加强了“世界党”时期所形成的印象，给他们提供了新的有效的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来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辩护，而对新党员来说，则促使他们迅速吸收同

样的印象，并把公认的传统作为公理接受下来。这样，斯大林时期在共产国际内部培养起来的不加批判的、教条主义的思想就传给了新的组织。这些组织，在1945年以后，正如我们引用过的数字所表明的那样，在各党中都构成了巨大的多数。整个世界正在进入原子时代，一场新的科学和技术革命正在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原来的殖民地的解放，随着新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新的问题正在涌现。然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理论思想从来没有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中这么贫乏。这段时期中，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化达到了顶点。斯大林被神化，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教科书则成了共产党员的圣经。优秀的共产党人不需要研究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因为斯大林已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即所有那些真正必须掌握的内容都提炼出来写进了这本“深入浅出”的小册子，以便使所有的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平民”，都能毫不犹豫地走上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从1945年起，“人民之父”的这一礼物用各种文字多次再版，发行了千百万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的伟大胜利，为斯大林搞“清一色”和他的教条主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提供了新的借口。但是，战争和斯大林自己的政策却已经造成了一些因素，对抗着上述这一切。

反法西斯战争激发了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他们对于独立的国家生活的渴望。同时，也使他们对于自己的民族权利的任何侵犯异常敏感。即使共产党在反对轴心国的斗争中起过作用，他们仍不免受到这种重新激起的民族情感及其目标的“感染”。斯大林的政策尽管目的是为了拯救“大同盟”，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促使他们把社会革命的目标降级，然而他们并不中断完整地阐述他们的目标。结果，在党的政治态度和党的组织构成方面（不

应忘记，新党员很快就成了各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民族的”和“爱国的”成分占了异常的优势，并且时常公开地采用民族主义的调子。

强调“民族主义”，在逻辑上包含着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萌芽，而斯大林的政策是以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为基础的。但是，只要这种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结合还有利于苏联同反希特勒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联盟，这种矛盾就被掩盖起来。但是，当一些共产党把民族愿望和革命目标作为本身任务结合在一起之时，如在中国、南斯拉夫和希腊，这矛盾就很快表现出来了，因为这种革命的民族的政策给斯大林的总战略带来了麻烦。

各国共产党的“民族化”虽然在形式上因共产国际的解散而得到解决，却逐渐呈现出一种使斯大林主义的一致性感到烦恼的现象。所有的党都继续把自己置于莫斯科的领导之下，多数是诚心的，有一些则是持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态度。他们并没有对苏联党的领导地位或斯大林绝对正确的才智提出疑问，但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压力和各国形势的不同，他们不得不为他们的利益而行动并采取更大的主动。

无纪律和“异教”的最初迹象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假意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与蒋介石达成协议，但是，却坚定地继续他们的革命战争。1946年底，越南共产党开始了摆脱法国殖民主义的战争，这也是与当时的斯大林政策相违背的。法国党和意大利党开始谈论一条新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它不是苏维埃式的，而是“法国式”或“意大利式”的。在美国，厄尔·白劳德率领党内相当一部分成员公开转向改良主义，他于1946年被开除出党。而

*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主张不必重视谎言和道义，而要重视力量，因为力量比法律重要。因此，他的名字常用作不择手段，即使用恶手段也在所不惜的政策同义语。——译者

使斯大林最感不安的动向是在他的欧洲阵营内的事态发展（特别是南斯拉夫）。

总之，从共产国际解散到共产党情报局建立这段时期中，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形势是极其复杂和充满矛盾的。斯大林主义的一致性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是互为加强的，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声望和权威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同时，离心倾向开始发展，并出现了对该运动坚强的统一性构成威胁的敌对态度。1948年，南斯拉夫的背叛造成了斯大林主义的统一的世界性结构中第一条大裂缝，并且揭示了俄国民族主义同基于各国形势而发展起来的革命运动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对立性。南斯拉夫的背叛，通过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遭到的绝对孤立，表明了斯大林主义的一致性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控制还具有巨大的力量。对南斯拉夫的“异教”行为的斗争，对进一步加紧这种控制以及在一段时间内使之更为强化是有作用的。

即使在南斯拉夫事件之前，战争中形成的运动的坚固团结就已经经受过考验了，共产国际的老战士对此都是较为熟悉的。这就是1947年由反法西斯同盟的内部危机所引起的大“转变”。这次危机暴露了1941年以来斯大林政策中的所有机会主义成分。无论是从国际角度来看，如关于“大同盟”的政策，还是从民族角度来看，如大多数共产党的政策，都是如此。然而，尽管各国共产党对以前所实行的政策、对战争的危急阶段以及紧接着的下一阶段和“转变”后应该做些什么，没有举行过任何严肃的讨论，“转变”还是发生了。“转变”的决定是由斯大林和他的亲密助手们作出，然后强加给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对随之而采取的步骤没有谁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也没有丝毫背离苏联的论点和指示的迹象。

指示之一就是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共产主义运动很快发现自

己已经不知不觉地处于一个新的领导中心之下。一切都是在1947年在波兰召开的秘密会议上决定的。该会议只吸收九国代表参加，即：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法国和意大利⁽⁸⁾。根据斯大林的心愿，应该由这九国代表组成一个新的机构。这次会议要解决的议题——新的国际形势，共产主义运动在新形势下应执行的政策，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等等，连这些党的中央机关也没有事先讨论过。

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对共产主义运动新路线所产生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条新路线是在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会议上通过的。但在这之前，应该对导致1947年大“转变”的过程进行一番分析。这就必须从波兰会议不得不讨论的问题开始。虽然问题的讨论简单化了，回避了主要部分——斯大林的政策，并且不愿意公开承认法国和意大利革命遭受挫折的问题的实质。波兰会议虽非诚心诚意，但也不得不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它是造成1947年形势的主要因素。在这一形势中，“大同盟”时期造成的幻想破灭了，“冷战”出现了。通过和平、民主和议会道路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则表明完全是一种空想。

受挫折的革命（法国）

很清楚，在1945年，有红军在易北河的形势下，如能使法国和意大利的“革命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将是意味着欧洲大陆革命的胜利，并且意味着世界力量均势将发生不利于战后唯一增强了实力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的根本变化。但这种可能性未能变成现实，它对世界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所起的消极作用怎么夸大也不会过分。这种消极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下于1918—

1919年德国革命所遭受的失败。

季米特洛夫在1937年11月曾提出：“如果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1919—1920年期间，德国、奥匈和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行动中不半途而废，如果1918年德国、奥地利革命完成了，并且在胜利之后，在欧洲中心，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世界将会发展到哪一步？”^{〔9〕}实际上，对法国和意大利1944—1945年的革命高潮也可以这样提。当然，季米特洛夫不会看不到无产阶级“在革命行动中半途而废”的原因在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他们“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勾结”。那么是谁把1944—1945年法、意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中途”制止了呢？

当时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而且，不止是无产阶级，正如陶里亚蒂后来所说的：“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和相当大一部分工人阶级外部的舆论是站在先进的工人党一边的，而工人党是受马克思主义者影响的。这就将我国和法国的形势同西欧其他国家的形势区分开来。”^{〔10〕}换言之，1944—1945年，只有共产党能够阻止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事实上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谁扳制动器？”而是“从无产阶级和革命利益的观点来看，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行为合法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两党在抵抗和解放运动中的政策作出分析，那怕是草率的分析也好。先从法国党开始。

德苏条约与法国共产党

法国共产党是唯一以合法地位投入战争的共产党组织。当时它拥有三十万党员，并在工人阶级中有极大的影响，它高举着反法西斯的旗帜参加了战争。希特勒德国，这就是敌人！法国共产党谴责达拉第和法国右派的投降主义政策，把它作为反希特勒斗